

[语言文字]

语言距离对彝族学生三语学习的影响

杨 艳¹ 陈 颢²

(1.玉溪师范学院 民族研究所,云南 玉溪 653100;2.玉溪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云南 玉溪 653100)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语言距离;语言迁移

[摘要]语言距离与语言迁移具有密切联系,客观语言距离使学习者产生或远或近的主观语言距离。从我国彝族地区的情况看,英语是彝族学生学习的第三语言,对英语产生较近的语言距离有助于学习,反之,则阻碍其学习。因此,厘清彝语同汉语、英语之间存在的异同,使学生产生较近的主观语言距离,可促进英语教学水平的提高。

[作者简介]杨 艳,博士,教授,主要研究南方少数民族语言、双语教学、语言类型学。

陈 颢,硕士,讲师,主要研究英语教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濒危语言卡别话记录与研究”(项目编号:15BYY163)、教育部项目“少数民族学生母语对汉、英语音迁移研究”(项目编号:13YJC740009)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506(2018)01-0061-05

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英语难度较大的原因,除受到“三语”现象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外,也和少数民族学生对语言距离的感知有关。本文以彝族学生的三语学习为例,试图厘清少数民族语言同汉语、英语在语音、语法等方面存在的差别,以期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地指导少数民族学生进行英语学习。

一、语言距离与语言迁移

语言距离与语言迁移具有密切关系。语言距离分为客观语言距离和心理语言距离。客观语言距离指因语言类型不同而存在的不同语言间的差异。心理语言距离由 Kellerman 首先提出,指学习者主观意识到的语言距离(心理语言类型)^①。客观语言距离影响学习者对已掌握语言和目的语之间的距离的主观判断,因而在目的语的学习中产生正向或负向迁移。

语言迁移是语言学习中的普遍现象。据研究,在学习一种语言时,学习者的母语和其他已有的语言知识都会成为迁移的来源^②。因为学习者在学习 L2 或 L3 时,已经建立了完整的母语语言系统。在学习 L2 时,母语的语知识会对 L2 的学习产生迁移。当掌握了 L2,开始学习 L3 时,前面已经掌握的 L1、L2 知

① 欧亚丽,刘承宇.语言距离对英语作为第三语言学习的蒙古族学生语音迁移的影响[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9(4).

② Cenoz, J. The effect of linguistic distance, L2 status and age on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C]// J. Cenoz, B. Hufeisen & U. Jessner, eds.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1.

识会在 L3 学习中产生影响。Odlin 以认知主义的观点对语言迁移进行定义:语言迁移是由目的语和先前习得的(可能是不完善的)语言之间的相似及差异所引起的那种影响^①。因此,迁移不仅仅是指传统的迁移研究中所指的来自学习者母语的影响,还指学习者已经习得的或未完全习得的任何其他语言的知识对新语言习得的影响。例如,Bjorn Hammarberg 采用纵向个案研究的方法,对一位掌握了多种语言的学习瑞典语的成年人进行观察和测试。发现在 L3 习得过程中,受试者倾向用 L1、L2 的知识来帮助 L3 的学习。L1 长期影响 L3 的发音;L2 则特别在 L3 的新词结构和发音模式上起着默认供应者(default supplier)的作用,即 L2 在 L3 话语产生过程中不断被激活,先前获得的 L2 知识在 L3 言语行为中发挥着较大的支配力。随着学习者 L3 水平的提高,L1 的工具功能逐渐减少,L2 的供应功能也随之降低^②。欧亚丽、刘承宇的研究结果表明,学习者所感知的心理语言距离的影响超过了客观语言距离的影响^③。

客观语言距离是学习者心理语言距离感知的关键因素。因此,有必要对少数民族语言、汉语和英语的语音、与语序相关的语法进行对比分析,使教师和学习者了解到少数民族语言、汉语和英语各自的特点,产生亲近的主观语言距离,有效地为少数民族地区的英语教学服务。

二、彝语、汉语、英语音系对比

彝语音系 据 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彝族是我国第六大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云、贵、川三省,共有 871 万人。“彝”是统一族称。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彝族还有不同的自称,如诺苏、聂苏、纳苏、乃苏、聂祖、罗婺、阿西泼、阿细、撒尼、尼颇等。各支系的语言之间,有的通解度较高,有的语音差别比较大。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和其他彝语支语言如傣傣、哈尼、拉祜、纳西语等具有较多同源词,语法相近。

彝语的语音主要有如下 8 个特点:(1)辅音清浊对立。各方言的塞音、塞擦音、擦音都分清浊两套。(2)舌尖后音、小舌音、喉音不发达。(3)复辅音很罕见。(4)特殊的音节性辅音颇多。各方言的鼻音、边音的出阻各有两类。(5)元音松紧对立。(6)韵母多由单元音构成,没有塞辅音韵尾。(7)一般只有三四个声调,少数方言有 5 个声调。(8)音节结构主要有辅音+元音+声调和元音+声调两种^④。本文以四川省凉山州喜德彝语为中心对彝语的语音、语法进行分析。喜德彝语^⑤有 1、ɿ、i、e、o、ɔ、u、u、w、a 等 10 个元音,其中 1、i、o、u、w 是松元音,ɿ、e、ɔ、u、a 是紧元音;有 p、ph、b、m、f、v、t、th、d、ts、tsh、dz、ŋ、n、ɬ、l、s、z、tʂ、tʂh、dʒ、ʂ、ʒ、te、teh、ɕ、ɲ、k、kh、g、ŋ、x、ɣ、h 和鼻冠音 mb、nd、ŋg、ndz、ndʒ、ŋɕ 等 43 个辅音;有 55、44、33、21 等 4 个声调。

普通话音系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⑥的现代统一汉语。普通话有 39 个元音,其中单韵母 39 个,包括开口呼 1、ɿ、a、o、ɤ、ɛ、ə,齐齿呼 i、ia、ie,合口呼 u、ua、uo,撮口呼 y、ye;复韵母 8 个,包括开口呼 ai、ei、au、ou,齐齿呼 au、iou,合口呼 uai、uei;鼻韵母 16 个,包括开口呼 an、ən、aŋ、əŋ,齐齿呼 iən、in、iaŋ、iŋ,合口呼 uan、uən、uaŋ、uəŋ、oŋ,撮口呼 yən、yn、yŋ。

① Odlin, T. Language Transfer—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Learning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Press, 2001.

② 刘承宇,谢翠平.《第三语言习得中跨语言影响的心理语言学研究》述评[J].当代语言学,2006(4).

③ 欧亚丽,刘承宇.语言距离对英语作为第三语言学习的蒙古族学生语音迁移的影响[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9(4).

④ 陈士林,边仕明,李秀清.彝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9-10.

⑤ 陈士林,边仕明,李秀清.彝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关于喜德彝语音,引自该书第 10-12 页;短语的语料引自该书第 53-54 页;差比句的语料引自该书第 83 页。

⑥ 《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6 年 2 月 20 日国务院颁布。

普通话有辅音 22 个: p、ph、m、f、t、th、n、l、k、kh、x、ɣ、tɕ、tɕh、ç、tʂ、tʂh、ʃ、ʒ、ts、tsh、s。其中除 ɣ 不能出现在音节开头,其余 21 个辅音都可以充当声母。n 可作声母,也可作韵尾。有 4 个声调:高平 55、阳平 35、上声 214、去声 51。

英语音系 英语共有 26 个元音,其中有 12 个单元音,9 个二合元音,5 个三合元音。在 12 个单元音中有 i、e、æ、ɔ、u、ʌ、ə 等 7 个短元音和 iː、æː、ɔː、ʊː、əː 等 5 个长元音;二合元音为 ei、ai、əu、au、ɔi、iə、eə、ɔə、uə;三合元音为 eia、aiə、əuə、auə、ɔiə。

英语辅音有 24 个,分别为:p(h)^①、b、t(h)、d、k(h)、g、m、n、ŋ、l、r、f、v、θ、ð、s、z、ʃ、ʒ、h、w、j、tʃ(h)、dʒ。英语没有声调,但分重读音节、次重读音节和非重读音节。

对比分析 显然,喜德彝语、普通话和英语三种语言的语音系统存在差异。下文主要就三种语言元音、辅音的异同,举例进行描述。

第一,元音中存在的异同。(1)喜德彝语中元音有松紧对立,普通话、英语中没有。(2)英语元音中有长短对立,喜德彝语和普通话中没有。(3)普通话、英语中有二合、三合元音,喜德彝语中只有单元音。(4)普通话中有撮口元音,喜德彝语和英语中没有。(5)喜德彝语和普通话中有舌尖元音 ɿ、ɿ,英语中没有。(6)在喜德彝语、普通话和英语三种语言中,均有 i、u 两个音素,但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上存在差别,喜德彝语中 i 的实际音值是 i₁。英语中有 iː、i 两个音素,长音 iː 和普通话的 i 相似,但普通话中没有一个音与英语短音 i 相同。普通话中 u 发音时,口腔开度很小,舌头后缩,双唇拢圆成一小孔。英语中发 u 时,双唇呈圆形,牙床半合,喉头肌肉松弛。

第二,辅音中存在的异同。(1)在喜德彝语辅音中,塞音、塞擦音、鼻音、边音和擦音分清浊对立。普通话和英语中辅音没有清浊对立。普通话中只有 m、n、l、ʒ 等 4 个浊音,英语中有 b、d、g、m、n、ŋ、v、ð、z、ʒ、dʒ、r、w、j、l 等 15 个浊音。少数民族语言的 b、d、g 浊音,有助于学习者习得英语中相应的音。对于母语中没有 b、d、g 浊音的汉族学生来说,则很难正确发出。(2)喜德彝语复辅音中有 6 个鼻冠音,普通话没有复辅音。英语中有丰富的复辅音,最常见的是 p、b、d、g、f、k、t 与 l、r 构成的复辅音。例如:black“黑”、play“玩”、driver“司机”、grass“草”、free“自由”、tree“树”、crush“压碎”等等。(3)喜德彝语没有韵尾,普通话有 n、ŋ 韵尾。英语的韵尾丰富,难以计数,例如:an、/n/;cup、/p/;tall、/l/;desk、/sk/等等。彝语支语言中,多数没有韵尾,如哈尼、白、土家、傈僳等语言中都没有韵尾,这些民族的学生在学习普通话、英语时,常常不能清楚读出 n、ŋ 韵尾,只能读作鼻化音。(4)喜德彝语和普通话有舌尖后音 tʂ、tʂh、ʃ,英语有舌叶音 dʒ、tʃ(h)、ʃ。有的民族语言也有接近 tʃ(h)、ʃ 的音位。没有掌握这些音位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学生,常把英语的 dʒ、tʃ(h)、ʃ 读作 tʂ、tʂh、ʃ。

在目的语的学习过程中,对于自己已掌握语言中没有的音位,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会注意其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因而不容易发生语音迁移。如果目的语和已掌握语言中有相近的音位,学习者容易用已掌握语言中音位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来发出该音,产生语音迁移。例如,蒙古语中存在长短元音/i/和/iː/。欧亚丽、刘承宇对蒙古族学生学习英语长短元音/i/和/iː/的迁移情况作了实证研究,证实了心理语言距离在三语学习中的重要作用。首先,从语言类型上来看,蒙古语和英语的短元音比长元音更互相接近,但测试结果表明,受试者在长元音产出中的错误少于在短元音产出中的错误。原因在于英语长元音的发音方法不同于蒙古语,引起了学习者的注意而使其更好地习得该发音。蒙古语和英语的短元音太相似而无法引起学习者的注意。其次,在含有/i/的语言产出中,汉语迁移多于蒙古语迁移。这是心理语言距离和第二语言地位的共同作用。学习者心理上认为汉语/i/与英语/i/更为接近,因而汉语迁移多于蒙古语迁移^②。

① 英语中的 p、t、k、tʃ 为送气音,国际音标表上通常不加送气符号 h。本文为与彝语和普通话相对比,在括号中加上送气符号。

② 欧亚丽,刘承宇.语言距离对英语作为第三语言学习的蒙古族学生语音迁移的影响[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9(4).

三、彝语、普通话、英语与语序相关的语法对比

语法现象与语言的优势语序紧密相关。Greenberg 在《某些主要跟语序有关的语法普遍现象》一文中列出了 45 条与语序相关的语法普遍现象,如普遍现象 3:优势语序为 VSO 的语言,总是使用前置词;普遍现象 4:以 SOV 为正常语序的语言,使用后置词的远在半数以上;普遍现象 5:如果一种语言以 SOV 为优势语序,并且所有格置于中心名词之后,那么形容词也处于名词之后^①。彝语是以 SOV 为优势语序的语言,普通话和英语是以 SVO 为优势语序的语言。喜德彝语、普通话和英语语法中存在差异,本文仅举几例进行说明。

第一,名词受名词、形容词、量词、代词修饰时的语序异同。

(1)喜德彝语、普通话和英语的中心名词受名词修饰时,作修饰语的名词在前,作中心语的名词在后,语序一致。例如:

tshu³³ zɿ³³ 盐水 salt water

(2)喜德彝语名词受形容词修饰时,名词在前,形容词在后。普通话、英语的词序一致,形容词在前,受修饰的名词在后。例如:

ve⁴⁴ ve³³ a³³ ni³³ 花红(红花) red flower

(3)喜德彝语名词受量词修饰时,名词在前,量词在后。普通话、英语中,量词在前,受修饰的名词在后。例如:

va³³ gu³³ 鸡些(一些鸡) some chickens

(4)代词修饰名词时,三种语言都使用领属格,语序都一致,均为代词在前,名词在后。例如:

tshɿ²¹ a⁴⁴ mo³³ 他的妈妈 his mother

虽然三种语言代词修饰名词的语序一致,但代词的形式存在差异。喜德彝语第三人称的主、宾格均为 tshɿ³³,领属格发生内部曲折变调,为 tshɿ²¹。普通话的主、宾格均为“他”,领属格在其后加“的”。英语的主格 he,宾格 him,领属格 his,均有词形上的变化。此外,普通话和英语的代词有“性”的区分,普通话中有“他、她”。英语中存在 he/she、him/her、his/her 等不同形式的差别。

第二,差比句的语序差异。Lehmann 认为任何一种语言中,动词和宾语的语序才是最基本的,主语是不相关的。因此只从 VO 或 OV 的顺序,就可预测一些关联对之间的相对位置^②。VO 语序的句子,差比句的词序是“形容词+基准”;OV 语序的句子,差比句的词序是“基准+形容词”。例如:

kha⁴⁴ di³³ ni³³ ŋa⁵⁵ teo⁴⁴ a²¹ tshɿ³³ m(u)³³ o³³ bu³³. 大家都比我聪明。 Everyone is smarter than me.
大家 我 比 不只 (助) 聪明

在以上例句中,“大家”是比较主体,“我”是比较基准,“比”是比较标记,“聪明”是形容词(比较结果)。喜德彝语的词序是“比较主体+比较基准+比较标记+形容词”,可简写为“基准+形容词”。普通话的词序是“比较主体+比较标记+比较基准+形容词”,可简写为“基准+形容词”。英语的词序是“比较主体+形容词+比较标记+基准”,可简写为“形容词+基准”。从差比句的词序来看,喜德彝语、英语的词序都合

① Greenberg, Joseph H.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in *Universals of Language*[M]. MIT Press, 1963; 陆丙甫. 某些主要跟语序有关的语法普遍现象[J]. 陆致极, 译. 国外语言学, 1984(2).

② Whaley, L.J. *Introduction to Typology — The Unity and Diversity of Language*[M]. Beijing: Sage, 2009: 86.

乎 OV 句子的“基准+形容词”或 VO 句子的“形容词+基准”。但为什么汉语是 VO 语序语言,其差比句的语序却与 OV 语序的一致呢? Dryer 基于 625 种语言的统计发现,汉语是惟一作为 SVO 语言却使用“基准+形容词”的语言^①。其原因是“古今汉语差比句经历了‘形容词—比较基准—基准’到‘比较标记—基准—形容词’的语序类型演变”^②。

除与语序相关的语法现象存在差异外,三种语言间还存在有无词形变化或曲折变化等差异。例如英语的单数名词变为复数形式,具有若干条规则;时、体、态的谓语变化,除在助动词上变化外,主要动词的词形还须发生变化。在结构的构成方面,汉语主要使用分析性手段来表示,彝语除使用分析性手段外,有的方言还使用曲折性致使手段,如喜德彝语用辅音清浊交替的曲折手段表示使动和自动的对立,浊辅音表示自动,清辅音表示使动;英语中则使用词汇性致使、曲折性致使和分析性致使三种手段。这些语言间存在的差异使得学习者认为其已习得的语言与英语的差别很大,感觉语言距离较大,难以掌握这些语法点,导致英语学习中的畏难情绪增大,学习过程中发生的错误较多。

四、结 语

客观语言距离的存在使学习者产生对主观语言距离的判断。较近的主观语言距离判断能对学习心理带来积极的影响,增强学习者的信心,提高其学习意愿。较远的能带来消极的影响,使学习者对英语学习产生排斥、厌倦心理。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教的英语教师,有的自己本身就使用母语、普通话。有的即使不会使用少数民族语言,但在长期与少数民族接触的过程中,也多少了解一些民族语与普通话或英语的区别。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可注意学生母语、汉语和英语间的客观语言距离,在教学中采取针对性的教育方案,适时指出三种语言间存在的差异,引导学生缩小心理语言距离。同时,帮助学生采取更加合理的学习策略和学习方式,以使学习者在学习陌生语言的过程中,正确地认识已掌握语言与英语之间存在的差异,更加客观地认知语言间的客观距离,促进英语教学水平的提高。

The Effects of Language Distance in Yi Students' Learning of a Third Language

YANG Yan CHEN Xie

(Yuxi Normal University, Yuxi Yunnan 653100)

Key Words: minority students; language distance; language transfer

Abstract: There is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distance and language transfer. Typological language distance may produce in the learners a widened or narrowed perceived language distance. English is the third language of minority learners. Developing a shortened perceived language distance can help learners, otherwise, may create additional difficulties. Therefore,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students' mother tongue, Mandarin and English, and bringing learners closer to the target language will improve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standards.

收稿日期:2017年11月2日

① 刘丹青.差比句的调查框架与研究思路[C]//戴庆厦、顾阳.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② 邓凤民.汉语比较标记和差比句语序类型[J].汉语学习,2012(2).